



# 除夕夜留火种

□马卫

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，家家穷得舔灰。我父母身体孱弱，劳动力不好，挣工分困难，加上兄弟姐妹多，更穷。“有钱无钱，都要过年。”年夜饭还得吃，岁还得守。

吃了年夜饭，既无电视看，无收音机听，更没有报张杂志可读。那时候的农村，绝对是文化荒漠。一家人只好围着烤火守岁，摆龙门阵。可是，我们都小，能摆龙门阵的只有我爸。他没读过书，只是几十年来听了些故事，年年除夕夜就翻来复去地讲，当然没味。但是还得听，因为守岁要把时间“打发”过去。

因为穿得少，冷，不烤火绝对不行。烤的火当然不是现在的取暖器，那时我老家黑水凶连电都不通，哪来取暖器？也没有焦煤、无烟炭。乡坝头的农民，只能烤柴火。有的地方，全是坝子，像我二姨家，柴都缺，火都烤不起，还要造孽些。

黑水凶有山有水，有柴烧。因为不准砍树，大部分是草草柴、枝枝柴、叶叶柴。每年放了寒假，我和哥都要上山挖树疙蔸，大大小小要挖几十个垒起风干，专门在过年时用。树疙蔸经燃，一个能烧几个钟头，当然一般不是明火。除夕那晚还要选最好的树疙蔸——柏木的，或松木的，火舌有种清香，闻起安逸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那时农村没有钟，也没有表，所以守岁也是估时间，什么时候交夜，城里人叫圆钟。熬不住的就早睡。如果守岁饿了，可以烤红苕、洋芋或玉米馍吃，当然最好的是冻糕和叶耳粑，叶耳粑在黑水凶叫菜扁子。但后两样大人限制，要用笊箕装好放在柜子里，有时还上锁，怕小孩子偷吃。因为缺粮，更缺酒米（糯米），冻糕和叶耳粑做得少，要拿来待客的。这也是句农村俗语：忍嘴待客。这个词估计现在的小孩子，听都没有听说过。

即使全家人都熬不住了，要睡觉，这火也不能熄灭，必须保持到大年初一早上——留火种。这个过年习俗，不知现在还保留没有？

相传，以前我们那儿因为穷，棒客（土

匪）极多。到了大年三十那晚，也有的棒客想趁人们麻痹时捞一把，当然是在夜深人静、人人作梦的时候。过年家家都有点粮、有点肉，棒客早算计过。但是看到有火光的人家，棒客就不上门，因为有火便有人，有火人可能没有睡觉。棒客劫物不伤人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危及生命时才动刀动枪。好多棒客本来就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农民，只是业余客串一下，并非职业，所以哪会动不动就拼命、杀人的？现在的好多影视剧在演棒客时，都脱离了生活真实，以为杀得越猛、杀得越狠、血流遍地、尸体成堆才真实，大错特错。

大年三十夜留火种的习俗，在黑水凶一代一代地相传。但从我有记忆开始，棒客早绝迹了，留火种或许就是个习惯。

我想，留火种的故事，或许是大人编的。但是，那时的房子都是穿架结构，竹木或土木建材，通风透气。保持火种，也就保持了室内温度，让一年四季劳碌的农人，在大年三十晚有温暖，才是最真实的需要。

或许保留火种是种心愿，新年能红红火火，过上好日子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 春节相逢旧书暖

□李晓

春节，时光停靠的码头。春节里，我喜欢重读旧书，或淘旧书，它让年味历久弥香。

旧书摊，它在城市一隅，发出古铜一般的温润光芒，那是时间凝聚成的琥珀之光；或者，它在城市暗处，灯火阑珊中，抚慰温暖着精神深处嗷嗷待哺的心房。

每当我去一座城市，通常会闲庭信步去拜访这个城市的旧书摊。旧书摊，它是城市的故人，是蜗居在心里盘根错节般关系的老亲戚。

有年春节期间去北京，这座北方都市，春节里的大街突然之间显得空旷，北京的友人告诉我，倦鸟归巢的都市人，从栖息都市的大树上飞回东西南北的故乡过年去了，或是在灯火可亲下与家人闲坐团聚。

北京著名的潘家园旧书市场，是爱书人风尘仆仆穿越万水千山后的古老故乡，是爱书人的行囊。春节期间，北方的晨曦还没打开，潘家园旧书市场早已人流熙熙了，全国各地的旧书爱好者、书藏家纷纷涌向这里，他们用塑料袋提、用双肩包背、用拉杆箱拉、用麻袋装……来来往往的淘书人，把时间托付给旧书市场。在一些发黄的旧书上，有读者摩挲过的痕迹，有的纸张已变得薄脆，书页翻动之间似有簌簌而落的尘灰，浮想起当年那些经过书中的读者，而今购买后成为自己所有，会暗暗感叹流水落花岁月里，读者与读者之间神秘的相逢。在这里，我看见老派气质的读书人面目庄重、神情笃定，“书虫”们见到一本心仪宝贝后眼里放出的光芒，也看到一丝不苟的摊主们把图书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，一些比较珍贵的古旧书籍还被摊主们仔细包上塑料套膜，防止擦蹭损坏。

我在潘家园旧书市场买了几本民国作

家的旧书。比如周作人的《雨天集》《泽泻集》《风雨谈》，陈师曾的《中国绘画史》，台静农的《台静农散文选》，废名的《少时读书》……买这些书回家后，我把它们郑重地放入书橱，藏书的添增也让我的书房增加了心上的重量。夜里柔和灯光下，捧读这些民国老先生的文字，我一头埋入光阴深水，沉浸式进入书中描述的大千世界。有天晚上我读了林语堂、胡适老先生的文章后，忍不住披衣起床，去与本城的忘年交柳先生交流读书体会，经过一个黑漆漆的小巷时，想起民国老先生们在书中的幽默谈吐，扑哧一声乐了，路灯也在一瞬间亮了，他们也依次走来，各种神情、各种姿态：蔡元培、马相伯、张伯苓、梅贻琦、竺可桢、晏阳初、陶行知、梁漱溟、陈寅恪、傅斯年、辜鸿铭、梁实秋、闻一多、张恨水、林语堂、沈从文、郁达夫、鲁迅、周作人……他们的长衫下裹着的，是一个看起来孱弱的身体，其实他们内心强大，他们是真君子，君子当自强不息，君子当厚德载物。那个年代雕花的木窗前，我看见他们抖动长衫，铺开信笺，写下云中书，温暖故人心。他们用皮肤上的冷暖、骨子里的坚毅、目光中的悠远、人性中的从容、精神上的传承，成为时代的传神封面。那天晚上，我以微醺的心情来到柳先生门前，突然又转身返回了，我不是担心打扰了柳先生晚上

10点上床的习惯，而是我在途中的冥想已经尽兴了。

有年春节里的一天，大雪下了整整一夜，我在床前灯下读萧红的《生死场》，这是我在本城旧书摊吴大哥那里用6个馒头的价格购买的。中年时再读萧红的《生死场》《呼兰河传》，我似乎感同身受地体验到她那颗飘荡的灵魂，从异乡逃亡到异乡的旅途，更让我着迷的是她那飞蛾扑火般的几次爱情。

我读书，有时也带功利性，比如要从书里实实在在获得什么教益收成，这与商人不做赔本买卖差不多。我感觉这样太势利。还有，我也常常浏览当下的畅销书发布榜单，网购回来后，却又有许多失去了耐心读不下去，感觉没有推销语上说的那么好。或许，书与人的相见，也是一种心流漫漫之中的磁场相吸。

山河故人亲，旧书老衣暖。我从旧书摊上淘得的这些旧书，经过了岁月河床大水走泥后的沉淀，阅尽沧桑世事后的万物洞明，看遍繁花落尽后的老树绽新芽。今年春节期间，我与很多旧书再度相逢了，对它们的阅读，是久别重逢，是尘缘未了，是温情相拥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## 能懂的诗

### 新年的红包雨

□王明凯

新年的红包雨  
从云端赶来  
穿过屏幕的风花雪月  
穿过甜美的微笑  
和除夕之夜的火树银花  
在浪漫的跋涉中酝酿日出

它是新春的使者  
每一番绽放和惊喜  
都会随花信风笑逐颜开  
它是无声的祝福  
像红唇中的一颗糖  
抿一口就会发酵和融化

我用食指轻轻一点  
期待就开出繁花  
那么多可口与温馨  
那么多踮起脚尖眺望  
每一亩方塘的枝丫都沾满阳光  
所有的爱，都在生命中悄然发芽  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）

### 除夕的时候我们去踏青

□叶仁军

除夕的时候，阳光明媚  
屋后的田地层层叠叠  
久违的麦地，想起童年  
割猪草的除夕。在池塘边  
洗衣的女人，荡走了冬  
荡走了流逝的日子  
水里的鱼感到疲惫  
横七竖八的竹木扎在水里  
让水里的生活丰富起来  
蔬菜更加老成，泉水叮咚  
杀鸡的老人，迎回远方的儿女  
土地整饬一新，我们准备  
种下春的粮食，种下一年的希望  
（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）

# 年夜饭后的烦恼

□吴洛加

蛇年初六，自个儿在心里暗骂了几声“罪过，罪过哦”，拎了满满一袋垃圾下楼去垃圾点。有些心虚和内疚，因为袋子里装的多是过年吃剩下的饭菜。偏偏碰见了同楼的张妈和王伯，也来垃圾点干与我一样的事儿。彼此向对方晃了晃手中装满残剩食物的垃圾袋，苦笑摇摇头，完事后赶紧离开。

同乘电梯上楼。我问张妈春节没有出去旅游吗，她说女儿女婿提出带她去海南看椰林海景，她以“重庆过年还热闹些”为由拒绝，其实心里担心一拍屁股走七八天，年夜饭剩下的两桌子饭菜只有全部倒掉，那样太可惜了嘛。王伯则说他节日期

间每天都在周边逛公园、游古镇，但掐准时间，到了饭点就往回走，即便肚子饿得打鼓，也会拒绝满街美食的诱惑，回家消灭年夜饭剩下的东西，“我们这一代人是苦日子熬出来的，晓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，年夜饭剩菜能吃多少算多少。”

他们的话让我感同身受。为了让全家人过上一个丰盛富足的春节，我与老伴腊月过半就开始操办年夜饭，上网店、跑超市、挤菜场，大包小袋采购鸡鸭鱼肉蔬果蛋奶，手拉肩扛吭哧吭哧弄回家，塞满橱柜、冰箱。年关前两天便洗理切配蒸炸烧炖，除夕当日更是起个绝早，围裙束腰，

衣袖高挽，像只陀螺在厨房旋转了大半天，直到大碗小盆流水一般上了餐桌，不嫌菜多，只恨桌小。娃儿们热情吹捧我们手艺霸道，尔后抹着油嘴吐槽食物过于丰盛，“少做点菜嘛，哪个吃得完哟！”我满面笑容，心里想的却是老辈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法：“年夜饭一定要菜多量足，预示着年年有余不饿肚子。”看着满桌的佳肴和孩子欢乐的吃相，我心满意足，却没有丁点儿食欲，知道这是厨房忙久了累的。娃儿们在桌上宣布，正月初一他们将去南方过年，初六之后才回。其实儿子早就动员过我们一起出行，被我们以想清静为由婉拒。吃完团圆饭后娃儿们呼啸而去，我看着桌上只动了一小半的鸡鸭鱼肉，心里暗暗叫苦：“唉，跟往年一样，整个春节都

将天天与这些剩余饭菜打交道了。”能进冰箱的进冰箱，实在装不下，只好放于桌上搞美食展览。初二有客人来家拜年，自然再次入厨烹调新菜招待，于是承前启后剩下的饭菜更多了。只有我们老两口的时候，一日三餐都为剩余饭菜做减法。进朋友圈溜达，看见我的那些同龄人很多都宅在家里干同样的事：消灭剩菜剩饭。

赶紧慢慢吃了5天，到了对剩饭剩菜深恶痛绝的地步，我终于也步了张姐的后尘。看着清爽干净的冰箱与餐桌，心如释重负轻松了不少。我试着探询老伴意见，明年团圆宴咱家只做三菜一汤如何？不待她回答，我立刻笑着否定了提案：“那还叫过年有余的中国年吗？”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协会会员）

